



0022579

追踪怪鱼十四年

侍茂崇 毛福平 编著



海洋出版社

追踪怪鱼十四年

侍茂崇 毛福平 编著

海洋出版社

1984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一位船长在非洲东海岸捕到一条长腿的怪鱼，经科学家鉴定，它属于几千万年前在地球上早已绝迹的鱼类。由于种种原因，这条鱼只留下一张鱼皮。还能不能捕到这种怪鱼？它们的故乡在哪里？为什么要捕捉它们？这就是本书讲的一个真实而有趣的故事。书中介绍了生物及其进化的知识，歌颂了科学家百折不挠的探索精神，可供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学生及广大海洋爱好者阅读。

追 踪 怪 鱼 十 四 年

侍茂崇 毛福平 编著

海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frac{1}{16}$ 字数：70千字

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0

统一书号：10193·0413 定价：0.40元

目 录

一封令人怀疑的信	(1)
好象在哪里看见过	(2)
要保存好这条怪鱼	(4)
尽快赶到东伦敦去	(9)
哪里来的怪鱼	(11)
别没事找事	(15)
再等三天	(18)
电话接通了	(21)
怪鱼的老祖宗	(24)
我决不保密	(27)
轰动了全世界	(32)
公开展览	(35)
请警察看护	(37)
无穷尽的干扰	(42)
新发现的秘密	(44)
腔棘鱼的故乡在哪里	(47)
战争爆发了	(51)
辞去化学教授职务	(54)
“丹诺太尔堡垒”号	(57)
亨特船长的电报	(62)
两份加急电报	(65)
租借飞机	(67)
这条鱼是属于史密斯的	(69)

不要砍坏这条鱼	(72)
今晚不能打扰首相	(75)
史密斯的愿望实现了	(77)
一次没有航线的飞机	(80)
如果不能降落就飞回去	(82)
博士的心也着陆了	(84)
世界上第二条腔棘鱼	(86)
法国飞机截击	(88)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90)
法国人也动了起来	(93)
从“科木贝隆”到“李博依松”	(95)
世界上第三条腔棘鱼	(96)
一次难得的报告会	(100)
腔棘鱼和人类有什么关系	(102)
第四、第五、第六条腔棘鱼	(105)
活着的腔棘鱼	(107)
禁止捕杀腔棘鱼	(108)
研究一直在进行	(110)
海洋中还有许多谜	(112)
后记	(113)

一封令人怀疑的信

1939年1月3日，史密斯博士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只有二百多字，可它打破了博士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从那天起，史密斯为这封信奔波了整整14年。14年之后，史密斯博士为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史增添了有意义的一页。

接到这封信时，史密斯博士正和刚结婚几个月的爱人在克尼斯那河畔的乡村别墅中欢度圣诞节假期。史密斯博士的别墅坐落在非洲最南端南非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镇上。

这一天，一位朋友来看望史密斯博士，顺便把一堆信件捎来了。这些信在镇上的小邮局柜台上已经躺了好几天了。小镇上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平平静静，谁都不会想到会有什么事情能打破这种单调的平静。

在这堆信件中，有圣诞节的各种花销帐单，有几封信是求教学问的，还有出版社的一封来信，告诉史密斯博士写的一本书已经拣字排版，过几天就寄来清样请他校对，并要求准时寄还出版社，因为书籍出版是不能拖时间的。最后一封信是从南非东南角濒临印度洋的渔港——东伦敦寄来的，望着那娟秀的字迹，他一眼就认出这是东伦敦博物馆馆长拉蒂曼小姐写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东伦敦 南非 1938年12月23日

尊敬的史密斯博士：

昨天，我的博物馆得到了一条挺奇怪的鱼，是一条拖网渔船的船长送给我的。谁也没有见过这种鱼。尽我的职责，

我已经把这条鱼送到标本匠那里。同时，我还画了一张很粗糙的示意图，希望您能帮助我，看看它是一种什么鱼。

这条鱼的外皮有很厚的鱼鳞，几乎象铠甲一样。鳍象四肢，并且有一条条边饰，鳞一直长到边饰上，鳍的背面有细而白的骨骼，也通到边饰上。我的图是用红墨水画的，实际上鱼闪着蓝光。

我知道，光凭这幅粗糙的图来判断它是哪一种鱼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仍然希望你在百忙之中抽空鉴定一下。

另外，制作标本剩下的骨骼和肉还没有扔掉，听取您的意见后再处理。盼望得到你的回信。

祝您一切快乐

你的朋友 拉蒂曼

象这样的信，史密斯博士曾收到许许多多，对他来讲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他翻到这封信的第二页，看到拉蒂曼馆长画的图画。这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鱼——一条长了腿的鱼！博士想，现在世界大洋中还没有这种鱼。这张图一定画错了，也许拉蒂曼小姐画时漫不经心，或许她跟我开什么玩笑。

不！拉蒂曼小姐是一位严肃而又细心的姑娘。她一直想把东伦敦博物馆办成一个受大家欢迎的科学世界，并且在积极地实践着。她是一个讲究科学的人。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象在哪里看见过

突然，在史密斯博士的脑海里浮现出跟拉蒂曼画的一样

的鱼。

“对，好象在哪里看见过！”史密斯心中嘀咕着。他仔细地回想着，不是在印度洋畔的礁盘里见过，不是在大西洋陡峭的海岸边见过，也不是在渔船的甲板上见过，而是在一本什么书里见过，是的，是在一本关于化石鱼的书里见过！

史密斯博士想起来了，那是一张化石鱼的照片，这种鱼叫腔棘鱼。这种鱼在三亿年前曾在海洋中大量生存过，后来，大约在七千万年前就绝迹了。只有在地层里偶尔发现的腔棘鱼化石才告诉人类，它们曾经是地球上的居民。拉蒂曼小姐画的就是一条腔棘鱼。

想到这里，史密斯博士吃惊了，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七千万年前已经绝迹的生物，怎么可能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又在南非海岸捕捉到呢？这好比有人捕捉到一只活着的恐龙，谁相信呢？

望着史密斯惊疑不安的神情，妻子关切地问道：“是谁的来信？出了什么事？”

“是东伦敦博物馆馆长拉蒂曼小姐的一封信，她要我鉴定一条鱼。”

“这有什么为难的呢？”妻子松了一口气，嗔怪地说。

史密斯摇了摇头，苦笑道：“难呵，这是一条三亿年前在地球上大量生存的鱼，这种鱼在七千万年前就绝迹了。”

“什么？三亿年前的鱼！你真的相信么？”这回轮到妻子吃惊了。

“喏，你看看这张图，”史密斯扬了扬拉蒂曼的信说，“看这鱼的鳍，看这鱼的尾巴，还有它头上的骨盖和鳞……”

话还没说完，史密斯就象中了魔似地冲出房间，直向大

街上跑去。

“你到什么地方去！”妻子大声喊道。

要保存好这条怪鱼

史密斯飞步来到小镇上唯一能挂长途电话的小商店。他推开门，气喘嘘嘘地没和老板打招呼就摇起电话机，拿起话筒，喊道：

“我要接东伦敦博物馆！找馆长拉蒂曼小姐！”他仿佛松了一口气，对话务员说道：“对，我是史密斯博士，要快！快！”

商店的胖老板被他异常的举动搞糊涂了，以为博士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莫不是才结婚不久的妻子病了？精明的老板知趣地坐在一旁，静静地打量着博士。

要完长途电话，史密斯抬头望了望商店墙上的钟，正是下午一点。他用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心里核计：还来得及，博物馆是下午五点闭馆，离闭馆时间还有四个小时，现在最要紧的是告诉拉蒂曼小姐，要保存好那条古怪的鱼，什么都不要扔掉。只要有了这一切，就能知道这条鱼究竟是不是腔棘鱼。

拉蒂曼小姐的来信唤起了史密斯童年时代的梦幻般回忆。史密斯小时候就喜欢鱼。那时，他同父母就生活在这克尼斯那河畔的小镇上，这儿有许多小树林，各种小鸟儿唱着不同的歌儿在树间飞来飞去，吸引着好奇的孩子们。这儿还有神秘的沼泽，成群的野鸡野鸭在里面栖息，可是谁也不敢闯到泥泞的沼泽里去。这儿还有高草密生的原野，孩子们常

常在路口遇到满载而归的猎人，围着猎人捕捉的猎物指手划脚地大发议论。在克尼斯那河畔，还有许多又黑又滑的礁石，孩子们喜欢蹲在礁石上观看水中游动的鱼儿。

一天，史密斯的父亲给史密斯一根很长的钓鱼杆子，他们一块儿来到了克尼斯那河畔。父亲教他怎样把钓鱼线甩得很远，又教他一旦看见浮子晃动起来又怎么收线抓鱼。史密斯按照父亲告诉的方法甩下钓鱼线，就认真地坐在礁石上等待鱼儿上钩。不一会儿，他就钓上了一条闪着银光的大鱼，他高兴极了，可是鱼在岸上蹦了几下就死了。好奇的小史密斯不禁想到，为什么鱼偏偏要在水中生活？为什么它们不象岸上的动物那样有腿？为什么不象天上的小鸟有翅膀？它们在水中是怎样生活的？这一连串的问题深深吸引着小史密斯。从此，他不仅喜欢钓鱼，而且更想知道钓上来的鱼叫什么名字，它和别的鱼有什么区别，它们在水中怎样生活等等。

随着年龄的增长，史密斯可以读懂许多书了，关于大海和鱼的许多传说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里。古代著名诗人荷马在《奥德赛》中曾描述了海洋里有会唱歌的海妖，它那优美的歌声能引诱扬帆而过的海员，使受骗的海员连人带船葬于大海。不过，最吸引史密斯的是安徒生的童话《海的女儿》，它描写了海中一条美丽善良的小人鱼，她爱上了一个英俊的王子，她为了也变成一个人，就用自己的舌头换来巫婆的一剂药。小人鱼吃下这剂药以后，马上觉得好象有一把刀子劈开了她的身体，她昏倒了。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她才苏醒过来，那位王子正站在她面前。她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的鱼尾巴已经没有了，变成了人的两条

腿。这个童话常常在童年时代的史密斯头脑里盘旋：海洋里有没有象人一样的鱼？海里的鱼真会变成人吗？

可是在当时，揭示海洋之谜的书实在太少了。偶尔找到的几本，不是课本就是论文，并不讲述史密斯想知道的关于鱼的事情，更不讲述史密斯看见过的那些鱼的事情。渐渐地，一个计划在史密斯的脑海中酝酿成熟了，那就是亲自去南非海岸考察，搜集各种各样的鱼，特别是新奇的鱼，把抓来的鱼画成画册，每个画面都写上鱼的名字及其生活习性，让大家都知道这些鱼的秘密。

有趣的考察生活开始了。史密斯的画册越来越厚，介绍鱼的种类越来越多了，有披着镶有深黄闪亮斑点的金色外衣的黄花鱼，有背面两侧点缀着翠蓝点的鲜红色的真鲷，有热带海洋中身穿淡红袍、上面嵌满一颗颗六角形宝石般的宝石石斑鱼，还有绿色鱼体上有两条银灰色条带的纵带石斑鱼。

这些鱼给年轻的史密斯带来无穷的乐趣，也给他带来无尽的新的研究课题：比如在印度洋中生活的鱼，为什么不是这么美丽，就是那么丑陋？为了一个问题，他常常要翻阅许多书，查看许多标本，甚至实地考察，才能找到答案。可是这种考察好象永远没有尽头。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畔的南非沿岸海域有着许许多多的鱼类，考察活动不仅需要时间、精力、毅力和智慧，而且还要经费。史密斯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能再靠父母生活了，可是又找不到一个能适合自己兴趣和爱好的职业，因为当时人们并不认为研究鱼是有价值的。没办法，史密斯只好凭着自己的学历，在格雷厄姆斯敦大学担任化学教授。他白天从事化学教学，晚上就研究鱼类。几年以后，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那本介绍各种鱼的



书出版了，他也成为非洲大陆第一个知名的鱼类学家。

自此以后，找他的人更多了，有的人带来了叫不上名字的鱼，有的人想知道某种鱼的生活习性而登门求教。对所有的来访者，史密斯总是热情接待，并耐心地一一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他还利用学院的假期，和渔民一起乘船出海，去寻找新的鱼类。他不怕风吹日晒，不怕晕船呕吐，不厌其烦地和老渔民、农民以及家庭妇女谈话，为的是了解这一带鱼类的生活习性。他还和博物馆馆长一起布置鱼类标本，亲自撰写标本说明。就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东伦敦博物馆馆长拉蒂曼小姐。

史密斯也曾经幻想过，他可能会发现一种稀少而又古怪的鱼，这种古怪的鱼会告诉人类更多更神奇的秘密。

“铃铃铃”电话铃声打断了史密斯的回忆，他急急忙忙拿起话筒。

“你是史密斯博士吗？”

“是的，什么？请你讲慢一点。”

“通往东伦敦的长途电话，今天下午接不通了！请你明天一清早来挂吧，对不起！”这是话务员的声音。

史密斯博士扫兴地摇了摇头。要知道，在1939年的南非，打电话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哩。

史密斯抬头望了一眼墙上挂的时钟，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他离开小商店，飞步来到电报局，给拉蒂曼馆长拍了一份电报：

东伦敦博物馆拉蒂曼：

最重要的是保存好你那条怪鱼的腮和骨骼，什么也不要

扔掉。史密斯。”

电报发完后，史密斯长长地松一口气。他一边往家走一边想：应该尽快亲自到东伦敦去一趟才行。

尽快赶到东伦敦去

望着史密斯激动的神情，史密斯夫人问道：“你相信这会是真的吗？”

“现在还不能相信。”博士习惯地踱着步说：“只有我亲眼看到了这条鱼，我才能相信，否则我不能相信任何事情。对，我应该去东伦敦，现在就走！”

“你怎么到东伦敦去呢？”

是的，妻子的话是有道理的，这儿距东伦敦650公里，铁路不仅离这儿很远，而且火车也不是天天有。公路就更糟糕了。那时，只有大城市附近才有象模象样的公路，况且这儿也没有直达东伦敦的长途汽车，中途要换好多次汽车才能到达。

博士又遇到了难题。

“你别忘了，出版社还有一本书等着你校对呢。你总不能为了一条鱼把自己的职业扔掉啊。我真担心这条鱼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鱼，或者压根儿就不是这么回事。”

.....

妻子的话是对的。可是一个强烈的念头占据了史密斯的脑海：发现奇异的鱼类是他盼望已久的，拉蒂曼小姐的那条怪鱼也许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突破，一个还

没有被任何人知道的科学之谜！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努力去探索。

“那，只好让拉蒂曼小姐把鱼送到这儿来，我就在这儿进行鉴定。”史密斯觉得这么办是最有把握的。

可是细心的妻子看了看信上的日期，说：“你知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寄的吗？”

真的，博士压根儿没想过这事，他摇了摇头。

“是去年12月23日，要知道，今天已经是1月3日了，已经过去十一天了，如果这条鱼还在，那也一定是条臭鱼烂鱼了。”

史密斯无可奈何地用手指敲了敲信纸，这一切真是太凑巧了。12月份正是地处南半球的南非酷暑时节，加上交通不便，信在路上先到格雷厄姆斯敦大学拐个弯才转过来。

这一回史密斯真有点着急了。但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他拉开写字台前的凳子，坐了下来，立即给拉蒂曼小姐写信。可是他刚写了几个字，觉得不满意，就撕掉了。他让拉蒂曼小姐保护好那条鱼的注意事项太多了，他总觉得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话说清楚。

史密斯夫人从地上捡起一张张撕碎的信纸，笑呵呵地说：“你一定太激动了，这么吧，你来口述，我来动手写。”

很快，这封信写好了：

尊敬的拉蒂曼小姐：

来信收到了。如果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你那条怪鱼的名字就叫腔棘鱼。它们在三亿年前曾大量生活在海洋里，后来就逐渐消失了，就象恐龙一样，绝迹了。

正如你说的那样，光凭这张图来鉴定它是什么鱼是远远不够的。请你一定设法保护好这条怪鱼，什么东西都不要扔掉，最重要的是保存好它的腮和骨骼。

祝您一切顺利！

你的朋友 史密斯

读完妻子帮忙写的信，史密斯很满意。他拿起笔认真地写好了信封上的地址，接着又起草了一封电报：

开普敦博物馆哈里斯：

向你馆借一本英国版化石鱼明细，速寄克尼斯那河我处，等用。史密斯。

史密斯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他知道，光凭自己的记忆来判断这条怪鱼就是腔棘鱼那是不行的，还必须借助科学家已经鉴定过的化石鱼资料进一步进行判断。他想起了他的好朋友哈里斯。哈里斯一直在离好望角2公里的开普敦博物馆工作，那里有南非最大的博物馆，藏有大量的科学书籍和资料。

史密斯的妻子为了使丈夫的情绪安定下来，她告奋勇地到镇上去发信和电报。

史密斯的确应该休息一下，他应该做的事都做了，现在就看这条怪鱼能否保存下来了。

哪里来的怪鱼

这条怪鱼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得从古逊船长说起。古逊是一条渔船的船长，和别的渔船一起，每年都要到南非的东南海面上捕鱼。

南非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这儿有着辽阔富饶的渔场，每到捕鱼季节世界各地的渔船就在这里捕鱼，然后到附近的东伦敦渔港，把鱼卖给当地的鱼商，补充燃料、蔬菜、水果和粮食。捕鱼季节过后，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国家去。

古逊的渔船是用拖网捕鱼的。拖网是一只几十米长的象网兜似的渔网，发现鱼群后，把拖网撒在海里，渔船在继续前进时，拖网就张开了大口，把鱼儿拦进网里，当渔船上的渔民拉起拖网时，里边的鱼儿就被捕捞上来了。

1938年12月22日，古逊船长来到东伦敦渔港附近的沙伦拿河口海面，他想在这儿撒网。

“这儿不行，古逊船长，沙伦拿河口海底有锯齿一样的岩石，它们会把拖网撕破的。”一位渔民向船长建议道。

“我知道这儿海底深70米，还有礁石，渔民一般都不敢在这儿撒网。可正因为大家都来不来，所以我才想试一试。”说完，古逊船长摆摆手，几位渔民把拖网从船上撒下去了。

船在海面上转了一个椭圆形大圈之后，在离陆岸6公里左右的地方开始起网了。看到满网活蹦乱跳的鱼儿，大家高兴极了。

“哈，古逊船长的主意真不错。”刚才还向船长建议不要撒网的渔民现在又大声喊叫起来。

拉上来的鱼足有三吨多重，里面还有不少一米以上的大家伙呢。

船满载着鱼驶向东伦敦渔港。船上的渔民蹲在烫人的甲